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富春孫光憲著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  
後改名昺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  
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  
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  
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  
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徃徃及而獲之又崇母常  
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



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旣辭去不知存亡  
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遣人迎母於崇家王氏  
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  
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  
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  
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  
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  
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  
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氏辛苦業儒  
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憚  
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  
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  
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  
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  
位至方鎮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  
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  
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歎



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  
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方出師中途有所不可  
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  
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旣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  
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  
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  
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  
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旣卒繼寵者非人及  
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  
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  
張氏者不亦賢乎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  
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虜  
後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  
朝德宗於監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  
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卽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  
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  
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



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  
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  
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  
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  
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姪十  
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  
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蹀環  
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紅光燭室白  
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

連射雙鳧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  
城北以酒醑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  
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或有  
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  
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

盡述

或云睛邪  
非眇也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  
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  
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



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  
不丹王允賚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  
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  
過人聰悟辨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  
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太原李公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水上  
構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  
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  
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

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

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檢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

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

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

智筭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梁祖陷邢州胤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以周式

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

願爲行人卽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遠盟

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捨式曰明公爲唐室



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  
修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  
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卽送牛  
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  
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  
崔胤嫉忌尤甚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  
便殿以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  
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

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胤  
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  
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  
伏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闖官  
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  
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  
兒卽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爲謂賓友  
曰助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弘



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  
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盃酒私忿必若攻城卽  
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  
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  
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  
信本比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奔  
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倣之何也王頃歲避難  
達鞞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  
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

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

葛從周鎮于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許爲茶

商苞直鎗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竊發

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

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

周攻其城梯輦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

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

所從周城下獻欵卽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



欵梁祖遣使諭鄴鄴曰臣知王公修好與梁國通  
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  
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  
非晚至是師範論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  
非次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  
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梁宗蘇楷禮  
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諸人未寢陋  
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

幸邦國之灾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  
苟進梁祖識其險諛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  
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  
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  
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入覲獻捷昭宗一  
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  
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瀉瀉酒卮翡翠盤  
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



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弑之楊師厚

後入魏城攝其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

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粗具爲節鎮減其力用

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

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

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害民罪而斬之便

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

衣援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

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

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不赴行在于時又殺



三千家乃世襲堯惡也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密探果縛芻爲人插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私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

莊宗異母弟存義卽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旣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義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祆術人楊子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子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扇鑄

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  
承恩用事皇弟存義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義  
同罹其禍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  
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  
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  
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  
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  
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伏不事生產雄武謙和  
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  
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  
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  
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  
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  
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寃繼昭  
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



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卽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

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迪不能禁時存霸以前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妓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



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  
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  
豐認之卽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  
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耻爲寒家白莊宗  
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  
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  
實后卽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  
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  
爲業也后方晝眠岌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

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  
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  
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禪販  
所鬻樵蘇菓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舉  
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  
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  
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  
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  
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



為諸優朴扶擱搭竟為囂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  
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  
原造寺為尼公路復通皇弟存渥同實而寢明宗  
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  
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趨務辛庭  
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  
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  
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萬端以犯眾怒伏誅元行

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言害明宗之

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

年縮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

宗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闖人與段凝皆賜國

姓或擁旄鉞明宗採眾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

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

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

劉皇后蓄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

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為唐雪



耻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  
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  
入中原陷於虜庭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虜張晏  
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嫡蔡姬之比也夫人  
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厥欲名李贊華所謂  
東丹王卽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  
虜性酷毒侍婢微過卽以刀割火灼夏氏少長官  
掖不忍其竟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

尼也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  
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卽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  
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旣非品  
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  
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入篡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  
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  
園力爭之二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



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  
 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  
 如弃蘇合之丸取蝓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  
 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  
 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城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  
 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  
 銳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白子方勿出  
 臨大藩故選儒雅類其裨佐今聞此上歎險豈朕之  
 所望也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  
 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均土嚴戒遂止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縣令成  
 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賦賦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  
 奪歷任告敕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  
 賊穢賜自盡而戒汝州刺史裴簡為其貪暴汴州  
 倉吏犯賊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  
 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  
 徇親由是皆就戮



續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任園昆弟五人曰園園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

園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

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

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

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

致仕因朱守殷作亂遣人稱制書之受命之日

神氣不撓中外冤痛秦中贈右僕射十八卷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本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八敷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

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

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

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

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口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



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亦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

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巾櫛有時忤旨大犯夏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冀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趙鳳曰袁

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祿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元祿卿年八十而終

又聞晉處蜀高祖預說簡命上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非乎哉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進不休囊橐之資素

有貯積性好于人喜得小吏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皆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云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且放爾邪為縉紳之笑

端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冀言自西

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所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迴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進其牙大如拳猶潰皴裂趙鳳瑞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

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昔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



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照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不謬也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居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麤糲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叛頗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

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召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齋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



勝因弊因託致雍秉筆堂時議者以爲座王辱門  
生同光初致仕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  
弃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數書教莊宗卽位於魏  
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  
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  
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  
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嘗說至於貶死又  
以毀等事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第  
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  
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  
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  
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  
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  
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謔詩將家  
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



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東頻聞時  
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爲事上  
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  
新磨敬新磨優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  
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日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  
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  
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  
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

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畜豕以是譏之然兔園冊  
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掎斂非時進馬上問  
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黽勉受之聖旨  
不憚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  
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  
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  
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  
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

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剝置  
儼居卽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  
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敕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  
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  
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  
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地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  
故以此諷動之

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賊合處  
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  
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  
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富春孫光憲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  
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  
過七千先皇帝與汙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  
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  
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  
多國力虛號耗爲言上亦然之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

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  
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  
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  
妾令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  
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  
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卽定乃  
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  
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  
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

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  
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  
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弃市人  
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  
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  
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  
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弃市惟從敏初欲削  
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  
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安重誨誅後王  
貴妃用事故也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傳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  
事乎上退問群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  
不急之勝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  
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  
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  
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  
前果實曰如食糲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  
上因御幸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  
諷悟上意

秦工重榮之爲元師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  
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  
忌憚竟及誅敗上聞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  
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  
日自作劉窟頭也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  
亦云有絃卽彈有孔卽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  
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  
也有溫頤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



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為媒紹也中間出官旋游  
 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為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  
 兒陋時號鍾馗顛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  
 穢而流之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  
 軍節度使先是厩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罹  
 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厩之役而丐食  
 于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  
 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

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絕誌乃授父杖俾  
 答其背以償昔日所託之事舉國嗟嘆之此事川  
 蜀皆知

唐四方館主王郢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泐嘉  
 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  
 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  
 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天之年  
 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  
 及長仕蜀官至今錄數任即王郢

近聞歿於雅斜  
 往往震語說事



如平生又言我為陰官  
云云即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往  
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  
郎宣徽宋光葆開封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  
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  
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  
洪奏授并研令尋為王公所鄙次依宋開封亦以  
不恭見弃轉薦於嘉牧顧珣珣承奉貴近誤奏為  
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踈之俾其

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邸吏知意  
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請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  
之恩澤以朝廷其此而因依莫測本未優與擬議  
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斤三遇也愚嘗覽吳武  
陵為李吉甫相所悞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杜何博士相國駙馬棕之子仕蜀至五轉無他才俊

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耻其官卑請執政陳啓  
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

德之前

即韋莊相也

今日通

璠

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



後即少常執政愍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

孫羈旅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求官不遂徧告人

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

踈濶皆如此也

帝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庶懦蒙鈍率由婢媼仕蜀先

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

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

酢也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為駙馬都尉有才

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道爵

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

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唐鳳翔李暉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

營魏王與國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

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穎川陳昭符仕蜀累剖

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

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

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志其名賜名丞弁王胡乃岐

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



國人具聞陳致媠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  
窻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  
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  
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  
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  
每爲愚話之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  
後王採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  
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  
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  
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使爲夫妻爾後國  
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王誅君側韓昭等  
卽其事也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旣非卜  
相人號何見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嚮銀之肆有患  
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  
矣我爲娼娉少鑲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  
可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  
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



爲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  
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  
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齋懺  
其疾遂痊竟受其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  
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  
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  
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王之政  
悉此類也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

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  
已之是也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休非耶公  
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遽  
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  
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  
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  
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  
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  
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



自是頻投刺字終為闈者所拒休謂常公曰我得  
得為渠入蜀何意見恠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  
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  
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  
餅子何在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菓子未嘗  
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  
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介  
歸戒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曰纂纂歡

流偽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  
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沉孫俛  
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灾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  
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  
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  
後主懼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  
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絢  
為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據其舊事疊



有奏論馮生謂穎川白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  
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  
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  
終日見鬼乎無聽其<sup>妖</sup>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  
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  
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  
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  
類此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

歎雖難關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  
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  
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  
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  
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  
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  
本校區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何得也二十  
六日小暑節葉石君後

乾隆乙酉秋校對者甫後









卷之四